

红旗谱

GE MING YING XIONG ZHU YI
CONG SHU

梁斌著



21 世纪出版社

红旗谱（少年版） 梁 斌 原著
诸有莹 节选
李克明

21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南昌市新魏路5号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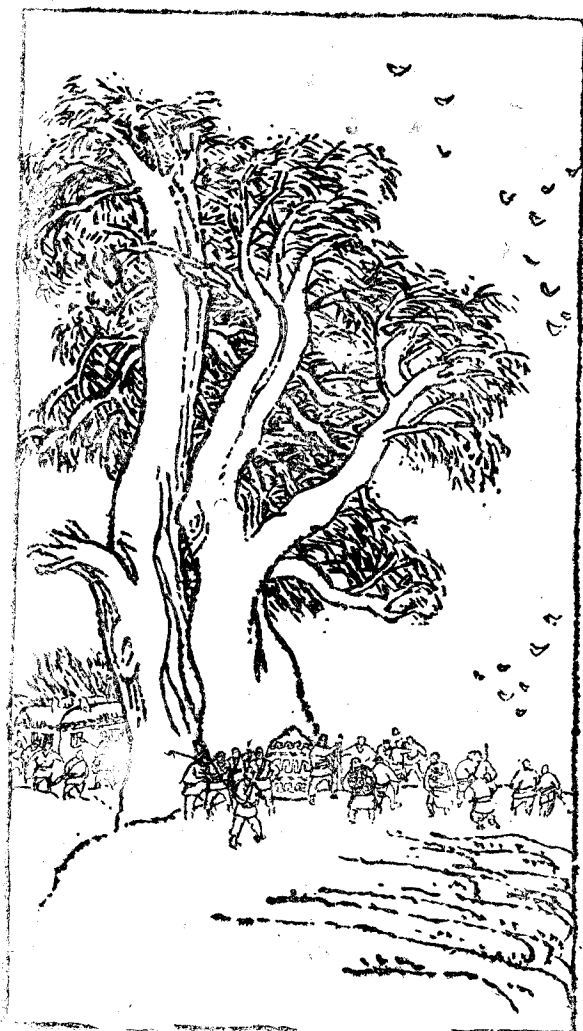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6 印张 5.8 字数 110,000

1990年5月第1版 ISBN 7-5391-0360-4/I·101

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2,000

定价：2.00元









寄 小 读 者

梁 斌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，我将这本小书奉献给小朋友们；这本小书，是《红旗谱》的第一卷的删节本。从朱老巩大闹柳树林，写到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从旧社会的自发的阶级斗争，写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，领导被压迫阶级进行阶级斗争。

从这本小书中，小朋友们可以了解到，在旧社会时期统治者的恶霸和无理，冯老兰为了霸占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官地，要砸掉古钟。老长工朱老巩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，出头反对，因为斗不过统治阶级的焰，老长工朱老巩一气身亡，他的儿子小虎子，无法存身，十五岁的孩子，只身闯了关东。结果家破人亡。

村长冯老兰，把公款摊派在下牌户（穷苦人）身上，弄得穷苦人倾家荡产。朱老明联合二十八家穷苦人告了状，告到县输到县，告到府输到府，告到大理院输到大理院。朱老明把房屋土地都卖完了，家败人亡，气瞎了眼睛。古语说，衙门口向南开，有理无钱难进来。

廿五年以后，小虎子朱老忠，带着老婆和两个儿子回家复仇；穷朋友们帮他安家立业，他团结朱老明、严志和、朱冬星、伍老拔……这些农民英雄，与统治阶级冯老兰为敌。

这本小书，写了运涛出门打短工，遇上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贾湘农，在朱老忠的帮助之下，加入了共产党，找到了靠山。还写了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，写春兰和运涛恋爱的故事，说明青年男女婚姻自由来之不易，是经过几代的仁人志士的宣传和努力才得到的。

这本小书，还写了运涛奉调到南方，上了黄埔军校。毕业之后，在北伐军当见习连长。北伐军打到长江沿岸，眼看革命就要成功，蒋介石为了独吞胜利果实，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回过头来屠杀工农群众，屠杀共产党，运涛被捕入狱。国共分家了，毛泽东发动了秋收暴动，领导了革命的工人、农民、士兵，上了井冈山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。

在这本小书中，你可以学习到初步的马列主义，学习到阶级斗争。

你们都是在红旗下降生，在红旗下长大的。在这本小书中，你可以学习到旧社会的情况和面貌，可以看到封建地主恶霸的形象和所做所为。学习到一段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中国史。

读了这本小书，你可以学习一个仁人志士的品质：朱老忠眼看着父亲死去，父亲的老朋友严老祥送他逃生，到了北京当小工，到了天津学织毯子，后来他背上铺盖卷下了关东；他在关东的大草原上闯来闯去；上山挖参，下河打鱼，又到海兰泡淘金。娶了媳妇，生了孩子，他又想起他的老家，他的老姐姐，他要回到老家去，为父报仇。他和朱老明、朱老星、伍老拔……几个老朋友团结在一起，和冯老兰干。这四个人，是四个农民英雄典型。朱老忠是走南闯北闯荡出来的硬汉子，富于阶级友爱，为朋友两肋插刀。他受过旧社会的苦，受过旧社会的难。于是他富于对旧社会、旧礼教的叛逆性格。严志和的儿子，运涛要革命，要参加共产党，严志和因为和冯老兰打官司输了一条牛，就不同意运涛。运涛跟朱老忠一说，他就同意，说：“在东北时，听说苏联无产阶级掌政，打土豪分田地，有吃有穿了。你要是找到这个靠山，一辈子有前程了。”

运涛的弟弟江涛考上县立高小，要去读书，严志和怕花钱不同意。跟忠大伯一说，他就同意，说：

“你去吧，大伯帮着，你去读书，将来咱叫孩子大贵去当兵，咱培养一文一武。”他把才下的一头小牛卖了十五块钱，给江涛拿去。

运涛和春兰恋爱的事情发生以后，严志和说：

“这还不叫人笑掉了牙呀！”朱老忠说：“那算什

么？不管偷来的摸来的，坐在咱的炕上，就是咱的人儿！”

运涛在济南入狱之后，老奶奶暴死，朱老忠为严家料理丧事。丧事完了，严志和也病了。他偷偷地卖了二亩宝地，要和江涛坐火车到济南探监。朱老忠就不同意去卖宝地，说：“咱拿腿就走，饿了要口饭吃……”他要和江涛步行去济南。

他们到了济南，住在一个小店里，就到监狱去看运涛。走到监狱，隔着小铁窗户看见运涛走出来，手上带着铐，脚上蹙着镣，叮叮当当走出来，披头散发，大骂：“蒋该死的，发动了‘四·一二’反革命政变，屠杀共产党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共产党万岁！”又说：“奶奶好！春兰呢？”

朱老忠说：“她们都很好！春兰等你回去成亲！”

通过这几件事，可以看到朱老忠的为人、脾气、性格，他是一个好农民，也是一个淘金工人，他是一个善良的革命英雄。

希望小朋友们看了这本小书以后，学习朱老忠的为人、脾气、性格，做一个善良的革命接班人。

如果你们有兴趣，可读读《红旗谱》全书。

如果你还有兴趣，请读《红旗谱》的续编《播火记》和《烽烟图》。

一九八九年国庆之日于天津

1

平地一声雷，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：
“狠心的恶霸冯兰池，他要砸掉古钟了！”

那时，小虎子才十五岁，听得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，从家里走出来。宅院后头，不远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，是千里堤。堤上有座河神庙，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。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，戳在地上，有两人高。伸手一敲，嗡嗡地响，伸开臂膀一撞，纹丝不动。

小虎子听得说，要为这座古钟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，一片好奇心，走上千里堤，看了一会子古钟。伸出指头蘸上唾沫，描画钟上的花纹。他自小就为生活忙碌，在这钟前走来走去，不知走过了多少趟，也没留心过钟上的花纹。心里想：“怪不得，好大的一座铜钟哩！也闹不清能卖多少钱，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？”

他看完了钟，一口气跑下大堤，走回家去。一进门，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，说：“土豪霸道们，欺侮了咱们几辈子。你想，堤董他们当着，堤款被

他们吞使了。不把堤坝打好，决了口，发了大水，淹得人们拿不起田赋银子，又要损坏这座古钟！”

另一个人，是父亲的朋友，老祥大伯的声音，说：“又有什么办法？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，要砸钟卖铜顶赋税。也好，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，这个年月，一拿起田赋百税，还不是庄户房子乱动？”

小虎子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唉声叹气，扒着窗格棂一望，父亲坐在炕沿上，撅起小胡髭，瞪着眼睛发脾气。老人家听得老祥大伯说，猫着腰，虎虎势势地跑前两步，手掌拍得膝盖呱呱地响，说：

“我那大哥！这你还不明白？那不是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，他是要砸钟灭口，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那四十八亩官地！”

老祥大伯从嘴上拿下旱烟袋，扬起下巴，眨巴着眼睛，想了老半天，豁地明白过来，呆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可也就是！自从冯兰池当上堤董，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，北头栽上芦苇。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。看起来，他是存心不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就沉下了头去，把下巴拄在胸脯上，反来复去思忖了老半天，猛地抬起头来说：“可谁又管得了？”

父亲忽地把脸庞向下一拉，说：“谁又管得了？我朱老巩就要管管！”

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，往天上一挥一扬地说：“管什么？说说算了，打官司，咱又打不过人

家。冯兰池是有了名的刀笔，咱庄稼脑袋瓜子，能碰过人家！”

父亲听了直是气呼呼，血充红了眼睛，跺着脚连声说：“咱不跟他打官司，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！”

朱老巩是庄稼人出身，跳踉过拳脚，轰过脚车，扛了一辈子长工。这人正在壮年，个子不高，身子骨儿结实，恼怒起来，喊声像打雷一样响。听得冯兰池要砸钟灭口，霸占官产，牙关打着得得，成日里喊出喊进：“和狗日的们干！和狗日的们干！”不知不觉，传出一个口风：“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，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，出头拼命了！”

那天黄昏时分，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，对着那座铜钟呆了老半天，心里想：“顶公款，就等于独吞，我不能叫冯兰池把四十八村的公产独吞了！”看看日头红了，落在西山上，夜暗像灰色的轻纱，从天上抛下来。他一个人，连饭也没吃，走到小严村，去找严老祥。老祥大娘正点着灯做晚饭，看见朱老巩走进来，低下头坐在台阶上。她说：“老巩！算了吧，忍了这个肚里疼吧！咱小人家小主的，不是咱自格的事情，管的那么宽了干吗！”

朱老巩说：“一听到这件事情，我就心气不平。冯兰池，他霸道惯了！”

老祥大娘说：“算了吧，兄弟！几辈子都是这

么过来的，还能怎么样了人家？”

朱老巩说：“不，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，咱就得跟他分说清楚！”说着话，看看天色黑了，严老祥还不回来，他又拿起脚走出来，老祥大娘叫他吃了饭再回去，他也没有听见，一股劲走回锁井镇。

一进村，朱全富在街口上站着，看见朱老巩从黑影里走过来，往前走了两步把他拉住。拽到门楼底下，把门掩上，细声细气儿的说：“大侄子！我有话儿想跟你说说，听呢，算着，不听，扔在脖子后头算了。”

朱老巩说：“叔叔说话，我能不听！”

朱全富摸着胡子，抖着手腕说：“听说你要为河神庙上的铜钟，伸一下子大拇手指头，是真的？”

朱老巩点着下巴说：“唔”！

朱全富弯下腰，无声地合了一下掌，说：“天爷！你捅那个马蜂窝干吗？你爹和你爷爷，几辈子都是窝着脖子活过来，躲还躲不及，能招事惹非？哪有摁着脑袋往火炕里送的？”

朱老巩说：“我知道他厉害，人活百岁也是死，不如早死早超生，左不过是这么回子事了，反正人死了眼珠子是老鹅的。”

朱全富摇摇头说：“唉！别，别呀，好汉子不吃眼前饭，那么一来，你就交上没好运了！”

朱老巩和朱全富，在黑影里说了一会子话。朱

老巩说：“叔叔！要说别的，我听你。说这个，我主意已定！”

说着，他放下朱全富，走出大门。回到家里，也没吃饭，坐在炕沿上，扬着下颔呆了半天。等虎子和他姐姐吃完了饭，睡了觉，他悄悄地从门道口扯出那把铡刀，坐在板凳上，在磨链石上磨着。

在夜里，小虎子睡着睡着，听得磨刀的声音。他从被窝里伸出头来，睁开大眼睛，趴在炕沿上一看，父亲眯缝起眼睛，在一盏小油灯下，悄悄地磨着铡刀，磨得刀锋雪亮。朱老巩看见虎子睁着大眼睛看他，鼓了鼓嘴唇，说：“唔！虎子！明儿早晨，你站在千里堤上看着。嗯，要是有人去砸钟，快跑回来告诉我。嗯！”小虎子点着头听了父亲的话，眨巴眨巴眼睛，又把脑袋缩进被窝里。第二天早晨，他早早起来，抱着肩膀足了足劲，走上千里堤。他学着大人，把手倒背在脊梁后头，在杨树底下走来走去，走了两趟又站住。

眼前这条河，是津沱河。老年间，在河湾上筑起一座堤，就是这座千里堤。堤下的村庄，就是锁井镇。锁井以东，紧挨着小严村和大严村。锁井以西，是大刘庄和小刘庄。隔河对岸是李家屯。立在千里堤上一望，一片片树林，一簇簇村庄。

小虎子一个人在那里站着，听见林子北边芦苇萧萧地响起，秋风起来了！

他看着堤坝上的枯草，在风前抖颤，身子更觉冷飕飕的起来。正睡着，堤岸那头走过来两个人，说话答理地走到跟前。他们把油锤和盛干粮的褡裢放在庙台上，每人抽起一袋烟，吧哒着嘴唇围着铜钟转。这时小虎子一下子从梦里跳起来，愣着眼睛看了看，返回身跑下千里堤，跑到家里，拍着窗格棂说：“爹！爹！砸钟的扛着榔头来了。”

朱老巩又在磨着一把大斧子，听得说，用拇指试了试锋刃，放在一边，皱起眉头想了想，拿起脚走上大堤去。他弯下腰，直着眼睛，看着那两个人，压低嗓音问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

铜匠是两个小墩子鼓儿，翘起下巴，看着朱老巩说：“砸钟！”

朱老巩问：“钟是你们的？”

铜匠说：“俺花了钱就是俺的。”

朱老巩往前走了两步，又问：“你钱花在哪里？”

铜匠说：“花在冯堤董手里。”

这时朱老巩怒气冲冲，大声喊叫：“你钱花在冯堤董手里，去砸冯堤董。看谁敢动这座古钟一手指头！”他登时红了脖子脸，气愤鼓动着胸脯。

铜匠瞪了他两眼，不理他。两个人悄悄吃完干粮，脱下蓝布棉袄，提起油锤就要砸钟。朱老巩二话不说，叉开巴掌，劈脖子盖脸打过去，说：“去

你娘的！”一巴掌把铜匠打了个大跟斗，滚在地上，铜匠爬起来一看他这个架势，不敢跟他动手，转身跑下千里堤，去叫冯兰池。

朱老巩看见冯兰池骂骂咧咧地跑了来，走前几步，把两条胳膊一绷，拍起胸膛说：“我朱老巩就敢！”

冯兰池把画眉笼子 in 柳树上一挂，气势汹汹，扭起脖根轴子问：“谁他娘裤裆破了，露出你来？”

朱老巩听冯兰池口出不逊，鼓了鼓鼻子，摇着两条臂膀赶上去，伸手抓住冯兰池的手腕子，说：“姓冯的，你把话说慢点！”他瞪起眼睛，鼓起胸膛，气得呼呼的。

这是人命事，四十八村的人们听得说，朱老巩和冯兰池为这座钟，要“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！”一群群，一伙伙，缕缕行行地走了来。不凉不酸的人，来瞧红火，看热闹。心气不平的人，来站站脚助助威。堤岸上，大柳树林子里，挤得乌压压的，人山人海。暗下里议论：“看他们霸道成什么样子了？”“想骑着穷人脖子拉屎？看不平了就上手呀！”有一个弯着腰的白胡子老头说：“他们祖辈几代都是仇家，看样子朱老巩要报仇了。”

小虎子站在庙台上看着，心上敲起小鼓儿，害怕闹出大事来。听得人们谈论纷纷，觉得父亲干得好，心上一直鼓着劲。